

# 台灣散文概述

◎ 張瑞芬

2006年初，教育部長杜正勝與詩人余光中針對文言與白話在中學課本的比例引發爭辯，「搶救國文聯盟」其功未竟，市面上卻已因國中基測加考作文，蜂擁而出大量搶救作文的秘笈。從年初延續到年尾的，還包括外來翻譯小說《風之影》、《追風箏的孩子》、《天使與魔鬼》暴紅，在出版界整體銷售量下滑的情形下，本土作家的創作空間備受擠壓，唯一能躋身暢銷排行榜的，大概只剩九把刀和彎彎。能夠暢銷的書，大多如《佐賀的超級阿嬤》與《一公升的眼淚》挾影視威力與跨國宣傳而來；部落格書從圖文形式進化到影音，不但進入出版市場，未來也可望攻佔排行榜；大量簡體字書籍登陸台灣市場，博客來網路書店下殺66折，也引起不小討論。直到《民生報》與主攻年輕族群的《野葡萄文學誌》相繼停刊，30年老店的桂冠台大門市部歇業，台灣出版業年度整體營業額下掉三成，出版崩盤，顧客流失的出版業寒冬，終於在2006年底不可避免的到來。

## 一、選集風稍歇，舊作重印增多

在這波被喻為「20年來產業最大衰退」的出版環境下，退書率攀升到五成，七成的書賣不到一千冊，連帶2006年度整體的散文表現，似乎也呈現相對保守的狀

態。最明顯的是大陸作家與本地新人散文集減少，女性意識不怎麼被強調了，往日旅遊、美食主題寫作盛況不再，延續數年的選集市場趨近飽和，在經濟不景氣下，倒有許多品質不錯的舊作重印，造福了不少讀者。例如吳魯芹《低調淺談——瞎三話四集》、夏志清《雞窗集》、《夏志清文學評論集》、夏濟安《夏濟安日記》、林以亮《更上一層樓》、思果《雪夜有佳趣》、小民《媽媽鐘》、夏元瑜《談笑文章》、琦君《水是故鄉甜》、《琦君讀書》、《與我同車》、《淚珠與珍珠》諸作、胡品清《砍不倒的月桂》、陳之藩《陳之藩文集》三冊、張北海《天空線下》、《紐約傳真》、王文興《書和影》等。

2006年散文文壇，多位好手呈現沉潛的狀態，楊牧、余光中、簡媜都未有新作結集，吳明益已數年不見，蔡珠兒明顯寫得少了，以談書著稱的唐諾暫告休兵，朱天心似乎整年度只寫了〈捍衛一株血桐紀事〉，年輕世代文壇「8P」也沈寂下來。然而這表面風波平靜，內裡卻是另有生機。簡媜2006下半年偕家人旅居遊學美國科羅拉多州，產量大減，僅結集了兩本舊作《微暈的樹林》、《密密語》。然而她的文字犀利依然，〈手工刑法〉一文入選《九十五年散文選》，可為明證。余光中的蜀中行〈片瓦渡海〉，接續了前兩

年《青銅一夢》裡的〈八閩歸人〉、〈金陵子弟江湖客〉懷鄉系列，以及其他發表在副刊的散文，相當精彩。柯裕棻不再定期撰寫主流報紙的專欄，偶見發表於副刊的〈裸露的腳〉，細膩敏悟，仍令人驚豔。鍾怡雯和徐國能在專欄短文中不懈的耕耘；張小虹的孤寂內省美學，愈發於近日專欄中見出。除此之外，夏曼·藍波安與新銳作者黃信恩，今年度的創作質量俱豐，都可望於下一年度散文出版上有亮眼的成績。

散文的選集或合集，在連續幾年的熱潮之後，似乎已經因為飽和而到了必須盤整的關頭。由於功能屬性難以避免重疊，在整體出版環境保守的2006年，數量明顯減少了些。陳芳明、張瑞芬編的《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上、下），以「女性」為主題，另有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與之相互對應；由兩地學界合作的陳思和、許俊雅編《中國現代文學讀本》，合各種文類於一帙；向陽主編的《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與先前出版的小說、新詩卷鼎足而三，另如鍾怡雯編《因為玫瑰：當代愛情散文選》，都方便於台灣文學相關課程教學或個別賞讀之用。此外，2006年出版的散文選集還包括丘秀芷編《風華五十年：半世紀女作家精品》，精選了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等66位作家的散文，黎明出版社編《走過烽火歲月：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一甲子文集》，裡頭一個個名字——畢璞、梁丹丰、邱七七，都引發濃厚的懷舊氣息。

單一作家個人的選集，有《蔡詩萍文選》、《吳晟散文選》，在整編價值與研

究需求上，無論是選集、合集或作家個人選集，增添序跋或附錄年表對教學與研究都有助益。像思果2006年新版《雪夜有佳趣》，名稱同於1984年九歌出版社出版的《雪夜有佳趣》，內容卻是思果數本散文的精選彙編，和夏元瑜2006年版的《談笑文章》一樣，都不只是原書重印，而是散文精選集了。

## 二、散文年度風雲作家

以2006年散文而言，最稱得上年度風雲作家的，大概非舒國治莫屬。年頭與年尾各一本散文集的產量，同以「浪遊」為主題，恰好搭上了全球「樂活」、「清貧」風，質量俱優，不但發展出數量廣大的「舒式讀者」，也使他在年底《聯合報》十大好書評選中榮獲佳績。

舒國治的《門外漢的京都》與《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與睡覺》，是城市裡恍惚的慢版，優雅的浪遊。他標榜「門外漢、旁觀者」、「漫遊者」的心境，把旅遊置於尋常生活中，提倡清淨極簡、孤身獨遊的走路哲學，將旅遊從走馬看花的倥傯，轉變成靜心修身的心靈儀式。《門外漢的京都》以京都為主題，其實是從數年前《理想的下午》〈城市的氣氛〉一文衍生出來的。無心插柳，卻展開了一幅淡煙疏雨，留白處處的卷軸。京都古城的旅店長牆、名川美寺，甚至閭巷間的柿果低垂，松枝斜倚，在他筆下無不風情獨具，歷歷如繪。《流浪集》則是將多年來旅遊多地的長短文章，以「流浪」一詞總綰起來，舒國治寫吃飯走路喝茶睡覺種種瑣碎生活，看似雞毛蒜皮，拉雜尋常，其實表

象下揭露的是一種極簡人生，離棄哲學，甚至是感情的收斂，緩慢的藝術。正如推薦舒國治的朱天心所言，《流浪集》比「樂活」、「慢食」更具積極意義，它並非不得不然的寒儉，而更是思考後的價值。在2006年散文表現中，舒國治從主題到文采，都著實可稱為文壇「一軍」。

純粹以數量來看，廖鴻基本年除了以前作《漂島》獲「巫永福文學獎」，又繼續海洋行旅經驗，出版散文集《腳跡船痕》與小說集《海天浮沈》；陳玉慧除《陳玉慧精選集》外，又有以旁觀者視野看歐洲人文和一己生命的《我的抒情歐洲》；鍾文音出版有長篇小說《豔歌行》和旅遊散文《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愛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之行》，以個人獨遊紐約，追憶經典女作家為主軸，並作為自己紀行與書信系列四本的終結，都是年度豐收的作家。此外，夏曼·藍波安寫作散文、小說不輟，在蘭嶼的風聲浪湧中，從容展現另類海洋思維與文字幻術，除同時入選年度文選，獲「23屆吳魯芹散文獎」，並以〈漁夫的誕生〉獲九歌出版社「九十五年度小說獎」，相當受到矚目。周芬伶在2006年度，也是出版數量驚人的異數。除了論文集《芳香的秘教——性別、愛欲、自傳書寫論述》、小說集《粉紅樓窗》外，還有《仙人掌女人收藏書》、《紫蓮之歌》兩本散文集。

周芬伶《紫蓮之歌》結集自短篇專欄，整體雖嫌蕪雜，其中佳構卻不少，最明顯的是速度迅疾，斬截明快，發展出一種類張愛玲，埋藏式的「警句」文風。似乎想要擺脫《汝色》、《母系銀河》以來悲情「怨女」形象，周芬伶自稱

投入「寫專欄運動」，同時在兩報固定寫作，除了練出一枝快筆，也激發出她以往文字中少見的颯爽俐落，幽默自嘲。在歲月的風化下，衣物與人同時煥現靈魂充盈之美，《仙人掌女人收藏書》圖文並茂的寫靜物、華服、玉飾與收藏，也書寫乾燥之美，靈性之姿。這樣的理念延續至《紫蓮之歌》，〈煙燻藍〉、〈大暑〉、〈潮濕〉、〈乾燥〉都有可觀。從身外物事帶入寫作本身，《紫蓮之歌》的〈作家的死亡功課〉見出嚴肅體悟，「聲名絕對是叛徒，當你開始相信它時，它早已背叛你了」，周芬伶2006年以翻新的手法，印證了她仍然大有可為的創作空間。

要說題材獨特性，文筆老練節制，外加佚聞史話價值，2006年季季《行走的樹》也稱得上年度之最。《行走的樹》既是多年後的60年代文壇揭密，也是作家自身的傷痕回顧，季季近年來噴湧而出的創作能量，經過《寫給你的故事》系列，於此達到頂點。這些篇章，分別於《印刻文學生活誌》逐期發表時，讀來有一步步進入險境的驚悚，合而觀之，又有大時代整體陰霾密布的哀愁，極為耐人尋味。季季的往事回憶錄，像一幅幅泛黃老照片，阿肥家客廳的左派讀書會；變調與背叛的冤獄恩仇；林海音對楊蔚的知遇與惋惜；畫家李錫奇與文壇諸友的人生浮沈；朱家餐廳人情溫暖，外加自身慘痛婚姻與寫作崎嶇路的掙扎。作為作者第一手回憶，紀實的价值無庸置疑，然而《行走的樹》所揭露的人生真相仍非全面，諸如季季與楊蔚婚戀原委，多年後楊蔚遠走海外，季季何以無怨無悔相助，都留給讀者不少想像空間去季季與楊蔚（何索）的小說中尋索。

### 三、散文年度好書

純粹以文筆見長的抒情散文，在2006年自然也不少。陳淑瑤《瑤草》、陳義芝《為了下一次的重逢》、林文義《幸福在他方》都十分令人驚豔。

陳淑瑤集數年來四十餘文而成的《瑤草》，題材樸實而具古早味，延續了多年前短篇小說集《海事》、《地老》的文字風格而下，非常務細節，冷靜而有耐心，看似平易無心，內在卻富於節制。你道她尋常近人，那字裡行間清明的智慧與靈光乍現的警句，往往將整篇文章照得熠熠生光。在女作家中，算得上不務巧炫奇的實力派寫手。她寫老房舊居的日常點滴，日影苔痕，蜘蛛網與楊桃樹，特別低調而不賣弄，寓生活的反思於一茶一飯之中，寫出了最基本的人生味。〈鏡子以及洗臉盆〉、〈女傭〉、〈一個小傳統市場〉、〈美髮師〉、〈家庭洋裁〉結構佳整，收束奇崛，都是最典型「淑瑤體」的散文。

陳義芝《為了下一次的重逢》，則有如多年前李黎《悲懷書簡》傷心側影。一場數年前北美異鄉的車禍，奪去愛子邦兒青春正盛的生命。當時光成為深海底下的殘骸，那鏽蝕的船隻，既是無聲的陰影，也是蒼茫的永夜。陳義芝自問自答，哀哀無告，文字中既有深情無限的撼人力量，又有著訓練精整下的詩情與節制。《為了下一次的重逢》打破了時間界線，以新舊作雜陳，長短文並置的方法，交錯出一個時空來，一個恍然讓人錯覺悲劇尚未發生的時空，也構築了一個天晴日暖令人不願醒來的夢境。〈異鄉人〉、〈運河邊上〉、〈再別艾城〉、〈為了下一次的重

逢〉諸文，特別清醒得驚人，情感深度力透紙背，為陳義芝散文開創了一個嶄新境地。和本年度李瑞騰、李時雍父子對談人生、學問與夢想的《我逐漸向你靠近》，堪稱年度親情代表作。

中生代作家的抒情文體中，早期頗務纖巧的林文義近年頗不可小覷。經歷了多年的編務繁忙、政壇滄桑，林文義雖於影視媒體曝光率仍居文壇之首，近來卻明顯退守文學本位，以孤獨的文學創作救贖了內心撕扯的痛苦。《幸福在他方》以一系列長短兼備的散文，別「情境」、「幽然」、「素顏」為三帙，抽去浮夸戀語、矯情異色與過多的遠方行旅，從纖美一變而為沉鬱，脫去矯揉之態。散文質感仍在，渾濁的心卻沉靜了下來。除了中年滄桑外，師友兒女的題材落實且深化了人生感觸，林文義自述文學生涯的長文〈動靜幽然〉，與寫郭松棻的〈陌路與望鄉〉、〈孤挺花〉，在星光燦爛如恆的夜裡，讀者腦海中還留著郭松棻臉上那抹溫文爾雅的笑意，那蘊藉深厚，特別令人回味。

誠如鍾文音所說，「一座因為詩而發亮的孤獨房間」是那樣牽動著人的神經。同樣算是「以個人的追尋向經典致敬」之作，李黎因而有《浮花飛絮張愛玲》。從青芸的第一手專訪，印證胡蘭成《今生今世》中的張愛玲。既追尋名家軼聞，又結合上海紀事，以「流言」、「私語」、「傳奇」分章，足見向經典人物致敬的拳拳之意，文筆與題材都有可觀。在近幾年港台三地淳子《張愛玲上海地圖》或李桐豪《綁架張愛玲》的過度消費張愛玲與上海之後，李黎之作，特別令人感受到一股清新氣息。李黎所報導的「張愛玲雜

碎」，即使是浮花浪蕊，浮翩情事，也盡可能態度持平，不喬裝作致。那斑駁的美麗園故居屋瓦、戶口名簿上滄桑卻迷勁的字跡，在在是斜陽日影中的尋常燕語，告訴我們「傳奇未奇」。「採訪後，久久不能平靜」的青苔，若有未盡之意，難言之隱，日子也只是這樣日復一日，清明如往昔。

與李黎為大學好友的洪素麗，《金合歡》、《銀合歡》是介於小說與散文間的一組新嘗試，卻似乎沒有得到太多注意。《金合歡》與《銀合歡》事實上是首尾銜接的，它拆散了散文的內在結構，拼湊出時空交錯、種族混雜的許多故事。《金合歡》寫母、姨、童伴，眾女性離葉離枝的一生，在無涯的時光荒漠中，任鬼魂與記憶來去自如，《銀合歡》在寫了眾多紐約的素人雕塑家、街頭畫家的悲劇人生後，尾章以父親的死總結了一切。離別月台票、孤女的願望、黃昏的故鄉、香蕉新樂園，表飛鳴或昭和草。這許多台灣記憶的漫漶光影，因為遠離而更加清晰，通過遺忘而被人記得。風雨港都，有父親臨終病榻的微微嘆息，高屏溪畔，是母親遠眺山坡而無望的孤單身影。《金合歡》整體表現勝出《銀合歡》一籌。像是洪素麗《黑髮城市》中〈水嬰孩〉、〈昔人的臉〉諸章的銜接與放大，也使讀者心中洪素麗的鄉土印象更為深刻不移，必然是洪素麗創作中重要的一筆。

要談散文年度好書，蔡珠兒《饕餮書》延續了《紅燭廚娘》的氣勢，集數年前《新新聞》「食物與權力」專欄短文而成，文字雖然雜些，那鍋鏟熱鬧，精彩淋漓，仍然好看。駱以軍《我愛羅》脫胎自

《壹週刊》專欄，知名電玩「火影忍者」人物，八卦與拼貼式的諧謔詼趣，充滿自虐／自棄，真實與虛構，今與昔的張力，是《我們》、《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的延續。在家族史與長篇小說《西夏旅館》之間，駱以軍如同尋到一塊喘息之地，逐週思忖著下一個遠方的觀看角度。

劉克襄《失落的蔬果》，與劉大任別出心裁的《園林內外》，是今年度少見的圖文並茂型自然主題寫作。《失落的蔬果》彷彿方梓數年前《采采卷耳》、凌拂《食野之萃》的翻版，充滿野趣的分「蔬果」、「野菜」、「豆類」等六類，從觀賞、採摘到煮食，在在盡是驚喜的古早味。劉大任《園林內外》奠基於20年的園藝勞動基礎，從園林見人世風景，在春日花樹環繞的陽台上，心淨如水，老屋背後需有一片原始林，加上咖啡與麵包香，才能成就一頓難得的「完美早餐」。在植花蒔草間，《園林內外》窺看天機，領略生命，成就了《湖濱散記》般的文人雅趣。而廖玉蕙《公主老花眼》同採圖文並寫的方式，寫的卻是她最擅長的悲歡人生，兼具社會寫實與人情世故，道出浮生夸夸，笑中帶淚的人生。劉森堯《劉森堯／2005》、席慕蓉《席慕蓉／2006》，接續爾雅作家年度日記，完成個人與社會對應的細部剪影與回味，也值得一讀。

#### 四、全球樂活（LOHAS）風與極簡美學

2006年在日本大前研一「M型社會」宣言之下，許多都會白領族應聲倒地，成了「七成五自認貧窮的上班族」。從上一

年度英國記者歐諾黑的「慢活」理念，演變到今年的「樂活」一詞，貧窮、清簡的生活如何兼顧品味與樂趣，成為最時興的課題。叫人想起前幾年章詒和《最後的貴族》所描寫的落難後的康同璧（康有為之女），用一張鐵絲網烤出兩面香脆焦黃土司的絕技。島田洋七《佐賀阿嬤，笑著活下去》之所以成為暢銷書，以及許多《窮得有品味》、《愈貧窮，愈快樂》、《悠哉悠哉過日子》的書，乃至於蔣勳的《美的覺醒》、蔡逸君《跟我一起走》、王盛弘《慢慢走》，和舒國治《流浪集》、劉大任《園林內外》，都恰恰與此理念互為表裡。

「樂活」精神，除了安於清簡樸實，呼應了十年前日本泡沫經濟下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更是一種愛地球、愛自己的實踐。兩個年輕作家一步一腳印的走遍大地，以最平凡不過的背包單人步行去看周遭世界。蔡逸君辭卸繁瑣的編務，從台北到彰化老家，以步行方式歷十數日跋涉，穿越鄉鎮省道，寫成《跟我一起走》這本樸實的小書。在清晨不知名的小鎮街頭，吃市場阿嬤的碗粿或肉粽；路遇外國旅人機車拋錨，急急到7-11找尋援助，令人領略了很道地的鄉土人情。同為年輕世代的作家王盛弘《慢慢走》，以細節和符號反思文明的基底，發揮了「漫遊者」（同時也是「慢」遊者）隨性的精神，2001年一趟數個月的歐陸徒步旅行，竟過了五年才釋出沈澱後的心情。正如為之寫序的南方朔所言，慢，是他的內在節奏，也是他自己尋找並建構自我的態度與速度。什麼尋常符號都能看出一個影子來，這旅行已非單純的旅行，簡直就是在省思

自己的時空座標與生存意義了。

最能同意這種放慢速度體會生活美感的，非蔣勳《美的覺醒》誰屬？延續了去年底《天地有大美》系列的「慢」的哲學，蔣勳引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從食衣住行各方面，強調一種和物質緩慢接觸的情感，才可能找到美的感受。2006年《美的覺醒》，更開展了五官記憶與心靈感受的關係。以淺近的文字娓娓道來「美」是一種實踐，一種理性與感性的平衡，通過對美的學習，能使生命擴大。而色、想、行、受，五蘊皆空的哲理，落實於生活，就是在一粥一飯間體會家常、平易卻美好的況味。

樂活精神，極簡美學，對原本物欲充滿的文明社會，未嘗不是清新的體會。擺脫了窮與富的迷思，回歸人的內在精神價值，舒國治、王盛弘或蔣勳文章裡所傳達的世界，道地是掙脫框架了的人生。舒國治〈遠走高飛〉一文即妙喻，警匪片中主角慣常大幹一票遠走高飛，在碧海藍天沙灘上倘佯一生，實則平凡家居中我們也可想像自己從他處逃逸而來，有巨額存款在銀行中生息，並將刻板生活想像成必須低調行事，以避人耳目，如此塵世亦即天堂，豈不妙哉？

能如此想，槓龜的樂透或縮水的股票都可以釋懷，人生海海，何燒炭自殺為？

## 五、另類懷舊曲

2006年度因應社會保守姿態，普遍吹起懷舊風。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囍事台灣》以老照片回憶台灣古事物，喚起不少中年讀者的黑白記憶。

這波懷舊風裡，屬於音樂和文字的，是新世代廣播人馬世芳《地下鄉愁藍調》對 50 搖滾年代的遙寄與傾慕，以及創意出版人詹宏志《人生一瞬》回顧童年與閱讀時光的剪影。《地下鄉愁藍調》可以和張鐵志《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巴布·狄倫自傳《搖滾記》並讀，《人生一瞬》則有如導演林正盛前幾年《未來，一直來一直來》的翻版，帶領讀者重回那四、五年級生依稀記得的舊社會價值，與早年台灣純樸的鄉鎮歲月。

1971 年出生的馬世芳，由於母親陶曉清為著名音樂人，像老靈魂裝在青春的身體上一般，著迷於收集巴布·狄倫或約翰·藍儂的黑膠唱片與「靴子腿」（bootleg，地下唱片與錄音帶）。他談文夏的老歌、滾石唱片的興衰，「美麗島」這首歌來自陳秀喜的詩，最早的主唱是楊祖珺，馬世芳甚且對 70 年代李雙澤、胡德夫民歌世代的崛起與抗議風潮如數家珍。《地下鄉愁藍調》裡所傳達的台灣 60 年代的新舊衝激與社會價值，也可以從「搖滾樂看似熱鬧，實則無處不浸透著寂寞，它的核心往往就是和這個世界過不去的寂寞」這句話見出。

藝術的啟蒙，往往也是反叛意識的覺醒。詹宏志《人生一瞬》是「時間」，也是「地方」的線索與謎語，選擇性的呈現基隆雨港的淅瀝童年，煤礦堆上蝴蝶翩跹的記憶，形成了奇異的幽光暗影。《人生一瞬》尤其前半部，〈煤炭堆上的黃蝴蝶〉、〈風雨中的計算機〉、〈山路〉旁觀父親任礦場主人／隧道工程師的生涯起落，〈水中之光〉是童時溺水瀕死的經驗，〈海上漂流的花朵〉描述基隆海邊初

見浮屍的驚懼。移居中部鄉下後，詹宏志所體會的，更是心靈野放卻純任自然的野孩子成長史，〈繁星若夢〉、〈張望者〉是這樣一種孩童對廣大外界與知識的無知與好奇，幾可與唐諾前幾年《閱讀的故事》中〈在螢火蟲的亮光中踽踽獨行〉並觀。

這樣回望人生的題材，並不是沒有過度的危險。林正盛《青春正盛》於今年沒有預期的好評，可能和過度重複放大《未來，一直來一直來》的細節有關。懷舊風的另一體，是談人與書的因緣。林文月《寫我的書》檢索舊日藏書，兼憶師友淵源；傅月庵《天上大風：生涯餓蠹魚筆記》是一本海內訪書的書緣瑣記，也是出版掌故的閒談，與池谷伊佐夫的《神保町書蟲》性質相當接近。林文月《寫我的書》層層披掛起昔往的輝光與錦繡，回味它褶縫裡甜而悵惘的憂愁，《變態刑罰史》、《景宋本三謝詩》、《源氏物語》、《陳獨秀自傳稿》、《日本書記古訓考證》等 14 本書，多半是為學或研究中無意間獲得且具紀念意義的書，事實上書只是引子，說的反而是書與人相遇的因緣和回憶。鄭騫、臺靜農、夏濟安、葉慶炳、連雅堂、平岡武夫、糜文開、郭豫倫……，所寫之人雖多故去，在林文月的心心念念中永遠像是未曾遠離。

而傅月庵《天上大風》，則是一本有趣且有益的書。其中舊日珍藏，許多已是老古董級的冷門事物了，1966 年底仿日本的《王子》半月刊以及稍後的《公主》、《幼年》，陪伴了多少五年級生成長；威權時代的《共匪十刑圖解》和《南海血書》，想來令人失笑；農經博士戴國輝從

牯嶺街找到東京神保町，蒐集了數十萬台灣史專書；老出版人范用、黃裳號稱「報痞」、「書痞」，一生秉持「上瞞天地，下瞞妻兒」的不懈精神，與北京謝其章算是大陸藏書狀元。無論是書迷、書癡、書魔或書痞，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裡，黃宗義、朱彝尊或范增是不夠看了，張大春「每週讀書 12 公斤」這等記錄，可不是等閒能至的。傅月庵文筆灑落出眾，出版人、編輯與資深讀者的根柢深厚，在閱讀與評寫間，以書蠹自喻，點出「寫作本身是超乎金錢的」，如暢銷且致富的小說家史蒂芬·金所謂：「在『寫』這件事上，我並沒有得到一文錢」。信哉斯言！

## 六、文化反思

謊言、道德與品格，出版史上從沒有一年如同 2006 年一樣，因應社會風潮而產生這麼多《道德不能罷免》、《國家的品格》、《作弊的文化》、《品格的力量》的書。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黃崑巖《黃崑巖談人文素養》都是這類介於散文與時論間的書。吳祥輝《芬蘭驚豔》、凌拂《山童歲月》於其間，是探討文化與社會價值較為深入的作品。

吳祥輝自從 70 年代《拒絕聯考的小子》、《斷指少年》之後，久矣不見。《芬蘭驚豔》令人驚豔的不是一個早期作家重新出現文壇，而是早期黨外屬性的他，選擇遠在北歐（經歷殖民而獨立）的芬蘭作為他山之石，據說下一部曲是「愛爾蘭驚豔」，其微言大義可知矣。《芬蘭驚豔》諧音「芬蘭經驗」，身為北歐島國，沒有太多物產的芬蘭，在全球創意、

成長力、競爭力甚至教育、文化上，予太平洋島國台灣許多鑒照作用。再也不復當年狂狷年少的吳祥輝，以娓娓說理取代當年衝撞體制的懣憤，《芬蘭驚豔》文筆清順，令人耳目一新。是遊記，也是人文觀察，北歐的冷冽空氣與原始森林，告訴我們「第一門風，第二祖公」是這樣解讀的。

在台灣社會歷經教改多年重大的教育挫敗下，凌拂的《山童歲月》，比較像是龐大的國家體制下，一闕哀婉的異議小唱。一個偏遠山村的小學老師，面對頑劣不馴如小馬的孩童，促使她省思城市中心思維下，教育的意義與功能。從山路上截堵逃學頑童，展開師生間鬥智也交心並令人絕倒的柏拉圖式對話，孩童與山鳥動物的默契，到回答「雨是不是雲不要的東西」這種問題。山野孩童活潑的童心是尚未都會化與文明化的象徵，對比著校園中蓋上整齊水泥方磚的草坪，人工化且粗劣不堪的亭台造景，凌拂的《山童歲月》委婉道出當前中小學教育的僵化與時弊，是文化反思，也是一曲清新的山野晨曲，在蟲鳴鳥叫中，格外醒人心脾。

2006 年中，文學評論算是衰微的品項。黃碧端《月光下，文學的海》、南方朔《新野蠻時代》因此特具意義。南方朔《新野蠻時代》出入文史，評論中西文學典故，全書分為「關於政治、經濟、趨勢」、「關於人文、思想」，和「關於小說、小說以外」三輯，較具書籍的導讀意義。

黃碧端《月光下，文學的海》與南方朔稍稍不同，在這本以「半月文學史」為名的專欄中，她不著眼於新書，寫的倒都



是一些特殊的文學心靈，易言之，是經過長久的閱讀後，書寫中西文學中人與作品之間的關連性。全書依作家生年 12 月份排序，附以文學事件作閱讀延伸，讀來十分別緻。從謎樣的蘇曼殊、隱居的愛蜜莉·狄金蓀，到悲劇英雄海明威、亂世人生張我軍、錯過了諾貝爾獎的托爾斯泰。拿蘇珊桑塔格和賴和相比，賴和的勇氣更大；《包法利夫人》、《惡之華》、《悲慘世界》都曾位於禁書之列；「亂世佳人」原來是作者摔傷腿在床上養傷的娛情之作，那也是她的唯一一部作品。黃碧端不只是位稱職的說書人，且更有微言大義寓於敘事之間。正如她於書中所說：好的文學作品，是提昇人，也是提昇社會的最關鍵力量。接受文學的態度，就是人類進化的刻痕。作為反觀時事最溫和無害的諍言，黃碧端此書，實當之無愧。

## 七、歲月如流——資深作家的再出發

在 2006 年度，沈謙、邊耀東、粟耘（粟照雄）、陸白烈、徐鍾珮、琦君、葉笛、葉蟬貞、胡品清，老成凋謝。張清志、李性蓁青春殞落，同樣令人慨嘆。生命之無常，有如是者。資深作家多人，仍神采依然，筆健如常。王鼎鈞《葡萄熟了》和洛夫《雪樓小品》都只是旅居海外的生活雜感，《葡萄熟了》更只是王鼎鈞近年寫作的歇腳地，真正的大作品是已然開筆數篇的王鼎鈞回憶錄第四部。白先勇開始以系列長文如〈廣西精神〉憶亡父白崇禧將軍，預料有可能是下一步寫作的重心。寫作頗有資歷的袁瓊瓊以《孤單情

書》、《繾綣情書》作網路文章的轉型，並挑戰異色與倫常禁忌，新「袁氏物語」（范銘如語）是否能轉型成功，仍有待觀察。張系國集專欄短文成《女人究竟要什麼？》、《男人究竟要什麼？》，內容瑣碎了些，卻是活潑論議時事，延續了自己從「快活林」到「V 托邦」的一貫風格。

尉天驄《棗與石榴》、莊因《漂流的歲月：故宮國寶南遷與我的成長》（上），都頗有自敘意味。前者是白楊與嘖嘖，風聲呼嘯的鄉愁；後者卻是伴隨父親莊嚴，護持故宮國寶一路流徙的人生，讀來特別有山水家國的歷史情懷。趙雲、王家誠合著的《一體兩面》，在歷經重病且相互扶持的歲月後，格外見出溫潤逾恒的情誼。在這些資深作家之間，較為特殊的，無疑是沈寂已久的陳少聰《有一道河從中間流過》，與張菱齡《外太空的狩獵》的出現。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60 年代赴美的陳少聰，先於愛荷華求學，後改習心理並擔任心理治療師。早年的小說散文合集《水蓮》、《女伶》即善於運用象徵，加上透視人物心理的敏銳眼光，與張菱齡同樣都脫胎自 60 年代現代主義氛圍，荊棘、江玲都是她們共同的好友。陳少聰 90 年代出版過一本遊記散文《航向愛情海》後，文壇上已經少見她的作品。張菱齡更是在出版《紫浪》、《聽，聽，那寂靜》、《琴夜》後，於 70 年代初赴美，遂沈寂至今。

兩位 60 年代崛起的才女作家，竟然在失聯多時後重現文壇，以作品宣告了自己的存在，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美麗的奇蹟。正如陳少聰書中所說，時間終將淹沒

所有人世繁華，只有文字能抓住些微珍貴記憶。作為一個漂流世代的華裔，《有一道河從中間流過》自美國迢迢去尋訪父母的原鄉，在水澤楚鄉，長江之畔，感受風土與歷史血緣之親。在長城棧道、麗江古城、桂林山水間體會一個中國人對故國的神往。其中，寫國外生活雜感的〈與張愛玲擦身而過〉意外引來最多張迷的眼光，成為重要的「張學」補遺。

張菱齡《外太空的狩獵》，是她於2003年辭世後由妹妹張菁菁整理付梓的遺作，就像抽屜中留下大量詩稿，並預知自己必將傳世的艾蜜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一樣。張菱齡《外太空的狩獵》一書，集〈外太空的狩獵〉、〈自化〉、〈意象〉三篇長文而成，說是長篇詩情散文，卻兼而有小說的趣味、迷宮的佈局。三篇散文的主軸隱然互相連接，〈自化〉、〈意象〉文字高度重疊，更形成了嚙語般循環往復，如迴旋曲一樣的特殊結構。保留了早年散文特色，更增添了內在心靈的探索，溯象徵主義與唯美主義的小溪而上，造成和弦、重唱的節奏律動效果，技巧上遠遠超過了她的早期散文，足稱詩情散文家無愧。連同她於2007陸續出版的另一散文集《朔望》與詩集《風弦》，質量皆稱上選，文學史上對她的評價，或許不能不重新估算了。

## 八、新人新作

2006年散文文壇上，新世代的佳作不少。李進文《如果MSN是詩，E-Mail是散文》發為驚人之語：MSN如同詩作，是隱形匿名，要發揮想像力的，E-Mail則

是較為緩慢而有精確道路可循的書寫模式。無論體例如何更迭，文學的實踐沒有捷徑。正如黃碧端所說，在這個世界上，何處不存在作家？屈原有他行吟的澤畔，蘇東坡有他謫放的天涯，捷克倫敦有他謫放的北極，費資傑羅有他的燈紅酒綠。在年度文學獎中，除了延續自前幾年的黃信恩、許榮哲、吳億偉、凌性傑外，散文寫作浮出了幾個新的名字，王文美、方秋停、歐陽嘉、許惠琪、顏訥、藺奕、劉梓潔、辛金順……，像初生的野火花，在未來的磨練中，注定要找到屬於自己那片燎原的天空。

散文結集成書的，有向鴻全《借來的時光》書寫老兵父親毀棄的一生，在淡淡的哀愁中，無意間重現了前年張輝誠《離別賦》的場景；吳鈞堯《荒言》自年輕而立之年，在尋常生活的漫渙片段中，寄託惘惘荒言；陳雪《天使熱愛的生活》像複製了《橋上的孩子》、《陳春天》的諸多場景，在A片、地攤、愛情與新聞間遊走，十足酷兒觀點與另類人生的取樣。

在性別翻轉的年代，愛情一樣讓人生死以之。張清志《告別的年代》說：「我的情愛都是單程旅行」，「書寫不是抵抗遺忘，而是記錄死亡」。《告別的年代》收錄了多年累積的文字而成，書名與內容都一語成讖的讓人想起去年的黃宜君與《流離》，生命的羽翼初成，這負載實在太過沈重。輯二〈寂地曇花〉以瑩瓷般純潔，肉欲般蠱惑的深夜曇花，象徵男同志情戀的迅疾無常。張清志文字的內斂幽閉，光華燦燦，自《流螢點火》就非常明顯，使他的文學似乎天生籠罩在一種惘惘的悲劇中，淒美欲絕。

而彼岸有花，其葉萋萋。賴鈺婷《彼岸花》特殊的地域風情與道地「台」味，〈來去蚵鄉〉一文最稱殊勝。餘如〈海濱流年〉以世居安平海濱小孩的心眼，悵望秋茂園旁擺攤的老婦蚵仔嬭與她的起伏人生；〈循著肉粿香，迴游〉裡高雄東港海邊肉粿老攤的女兒，阿爸是打漁人，母親辛勤擺攤，虱目魚湯滾飄香，成為她鄉愁中永遠的古早味眷戀。賴鈺婷散文通篇無甚麗詞錦句，就是那畫面活靈活現，十足「烏來伯和十三姨」式的庶民情味，是難得的鄉土味，台灣情。

年輕世代中，台北都會學院雅痞的代表，堪稱楊佳嫻《雲和》。《雲和》一書，字意、語音與情采俱美，在溫州街暖陽麗日，風聲窸窣的尋常巷弄中，尋訪舊日人文風尚，看矮牆外看一頭大黃貓施施然走過屋脊。在日光、傳說和想像間逡巡，溫州街的故事，俱化為風聲與窄巷的記憶。身為典型歷史記憶貧乏的六年級後段班，對反映外在現實顯得無力的同時，楊佳嫻發展出一套語言精緻且規模巨型的內在獨白系統，詩語言的精準與跳脫，使她與同年齡作者拉開了距離，堪稱散文的新古典主義者，〈貓巷〉、〈捷運換日線〉、〈溫州街紀〉無疑都是《雲和》中的好作品。

## 九、結語與展望

2006年，在靜宜大學主辦的「女性文學學術研討會」中，多位女性散文作家及其文本被熱烈討論，計有陳玉慧、廖玉蕙、周芬伶、鍾文音等多位。文訊雜誌社主辦的「第十屆青年文學會議」以「台

灣作家的地理書寫與文學體驗」為題，散文作家徐鍾珮、鍾梅音及陳冠學、利格拉樂·阿媽也都被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國家台灣文學館以「詩與散文」為週末文學座談的系列主題。2007年2月，簡嬪登上《印刻文學生活誌》封面人物。在不同場合的學界或博碩士論文中，散文作家有逐漸被注意的傾向，對這項原本較被忽視的文類，似乎是相當好的現象。

然而一項更細部的觀察，卻指向散文集被肯定與評論都相當不易。以年底十大好書榜來說，今年散文佳作不少，題名兩大報好書榜的只有《園林內外》、《流浪集》、《行走的樹》、《寫我的書》，新人新作被書評推薦也相對困難。例如胡淑雯以一介新人之姿，短篇小說集《哀豔是童年》剛一推出，結合性別、暴力與童年書寫的主題，表現亮眼，陸續即獲石曉楓、吳鈞堯、張耀仁、李爽學等多篇書評賞識。同為年度質優之作，楊佳嫻《雲和》、張清志《告別的年代》、賴鈺婷《彼岸花》以及其他好作品，就沒有這等幸運，不能不說是令人惋惜的。

「活得如幽影，死後卻如巨神」。作家的命運或許是孤獨，但不必然像鍾文音筆下的愛蜜莉·狄金蓀一樣閉鎖遁世。《風之影》作者卡洛斯·魯依斯說的，世間有比文字更殘酷的煉獄，也有更不為人知的天堂。在出版崩壞，信心頹圯的年代，散文創作老中青三代皆頗諳持盈保泰之道。作家的命運容或不同，幸福的讀者都是一樣的，在對的時候遇見了對的書，如是而已。